

訂

訛

類

編

訂訛類編卷六

仁和 杭世駿 荊浦

禮制訛

王父名不得爲氏

堯峯文鈔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爲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得取以爲氏至若季公鉏之後爲公鉏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爲春秋時不然也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又云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
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悖哉鄭氏之說也一夕御
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
婪色如此使一夕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苟
其不能則是一百二十人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
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爲九人一夕
之制吾不信也故吾謂與女酒女漿女邊女醢女醢女
鹽女羃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
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于王者也案野客叢書亦謂
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在

寵幸之數九九而御之哉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書經禮記穀梁家語荀卿皆言天子七廟此四代所同
周公制禮固無九廟卽孝王亦未有也周公之時文武
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至懿王而文王親盡乃立
文世室爲八廟至孝王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爲九
廟以文武爲開創之君故也凡孝王以前用九廟者誤
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古制有司徒無司農唐虞司徒掌教后稷掌農事周禮
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酒誥農父若保是也然無司

言一
農之名至漢武帝時始有大司農之稱凡武帝以前用
司農者誤也

奠鴈非取不再偶之義

說略云奠鴈古禮也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
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
相見執鴈皆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
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若謂親迎之始
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謂祥乎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柳南隨筆云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
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

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詞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
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
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
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於考究矣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毛西河曰孫月峯謂省試爲今鄉試此殊不然前代無
鄉試唐以禮部試士卽是省試謂尙書省也蓋鄉無省
名元以郡縣上加中書行省一官而明初因之始改道
路爲省唐未有也案唐分天下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無省名元始爲十二省況唐
赴省試必由府縣館監課其成者然後貢赴禮部其不
由諸試進者名曰鄉貢鄉與省正水火相反豈可混稱

○又云唐咸通中宏詞科名制科進士今以禮部試稱制科非是愚案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愛宜堂宦遊筆記云天子親以制詔策士曰制科漢武帝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親廷策之此制科之所由始也唐曰制舉自德行才能文學之士以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科名隨時而定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科皆出于有司常選之外與秀才明經進士諸科異今人以進士科爲制科者非也宋初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中增爲六科其名大約規仿

唐制宋人謂之大科而以進士爲小科天聖七年詔于六科外又置高蹈正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南渡時高宗立博學鴻詞科至元明專用進士一科而制科竟廢閒有大臣荐舉卽擢用之皆不經召試有荐舉而無科目 本朝康熙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分一二等俱以翰林官補授總充史官纂脩明史乾隆元年復開是科俱授翰林官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宦游筆記云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其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後復舉明經孝廉明經秀才三科皆起于漢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

爲明經開時務熟一經者爲進士唐以後以秀才爲高科明經次之進士又次之故崑山顧寧人謂今人以舉人爲孝廉以貢士爲明經生員爲秀才皆非也然唐自咸亨後秀才之科竟廢宋初罷明經而取進士後又罷進士而立三舍此數科者屢廢屢復迄無成格至明乃定生員貢生舉人進士之目依次而上而進士遂爲高科矣

進士出身非古制

又云聽雨紀談言唐宋人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獨元季楊維禎書李黼榜進士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欲自附于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效之則失矣

近今士子由科舉入官者無不書賜進士出身沿爲定式雖于理無礙然其所從來固非古也

尙書省爲南宮

金壺字考云杜田正謬漢建尙書百官府曰南宮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後漢書鄭宏爲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考禮部之名起于江左而南宮自漢有之蓋南宮猶言南省舊注專爲禮部非也

大京兆

雜纂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數至京兆則極大今稱京兆曰大京兆是大大矣習言不通于義者如此甚多

寓直

事始晉潘岳爲虎賁中郎將時未有廨舍岳寄散騎之
省而宿故曰寓直今百官及翰林學士當本省本院直
故爲當直安可稱寓直耶

大師

天香樓偶得云尙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注
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
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瞍爲之擇其賢智者使爲之師也
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
注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論語少師陽亦當作
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頭食 絲採

遜齋閒覽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眾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稱名訛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姪迭也更迭進御也蓋古之貴者嫁女必以姪娣從左傳姪其從姑是也則爾雅所謂舅弟之子指舅弟之女

故字從女旁後世沿誤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已失女旁字義甚而男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姪兄弟之子自稱亦曰姪推而至於曰表姪曰小姪且改姪爲侄愈非矣少陵有送重表姪王畀評事使南海語唐時已有此誤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則稱猶子爲是亦可稱從子禮記大傳陳注兄弟之子爲從子又案今人稱妻兄弟之子曰內姪姪字已非古義然猶可也乃女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內姪自稱於姑及姑之夫亦曰內姪不思內字之義何屬更不通可笑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禮記大傳陳注云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云云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素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又案凡此等稱謂相沿已久不必生今反古然義禮不可不知也

女壻不可自稱

壻從士不從土言士人中有才智者也或從女義通左傳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又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致公壻池之封又十二年士會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皆

謂女之夫爲壻不獨妻稱夫之詞特女夫自稱爲壻近於自誇才智似屬不宜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柳南隨筆云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注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錢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于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發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數典而忘祖矣

愚案正字通云兩姨之子相謂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相謂爲內兄弟又稱妻之兄弟亦曰內兄弟同母異父亦稱外兄弟不知何本俟攷

伯孟稱謂異義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今稱伯兄爲家孟者誤也魯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是桓公庶子慶父之後後改仲曰孟邢疏曰孟者庶長之稱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案桓公嫡子同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皇祖皇考究不宜稱

香祖筆記云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顏注漢書云美也急

言一
就章注云正也大也大誓孔傳訓皇爲前愚案皇頭從
自俗省作白又豕前闕亦曰皇左傳塋於經皇是也皇
有三皇之稱故疑與王字君字同義不應通用

如夫人不得通用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林注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禮秩者六人天子有三
夫人諸侯有夫人凡臣下之妻不封不得稱夫人今俗
九品未入流之婦皆稱夫人因呼妾曰如夫人而不知
其不可也

細君非妻通稱

金壺字考云俗稱妻爲細君謂本之東方朔按東方朔

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注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又西域傳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則江都王女名細君也又後漢儒林傳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注姓右師則細君亦名也據此則朔妻之名師古之說爲長即使比於諸侯之小君亦非尋常可以混稱也俗沿殊誤耳

女嬰男兒

天香樓偶得云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逆賊僞號不可稱

言二
居易錄云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
曹公稱漢昭烈反云劉備予前已斥言其非又如桓溫
晉之逆臣子立篡位僞謚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
有此稱後人因仍不改皆曰桓宣武竟忘其爲亂賊僞
號可怪也元又嘗上溫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
太祖耶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又云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
之稱今人謂巡撫爲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甚
矣

總憲不可稱中丞

又云秦置御史大夫以貳丞相漢沿其制丞相缺則御史大夫以次遷卽今都察院左都御史也副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今人不知多稱總憲爲中丞殊可笑筆塵亦言之

生名死諱

香祖筆記云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鉅公不可稱公卿

鮑辛甫參云鉅公謂天子也遷史封禪書班書郊祀志

注皆云今人用以稱公卿蓋習而不察之故也愚案唐人詩豈有眞人覓鉅公王新城寄錢虞山詩白髮文章老鉅公集中誤用者多矣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宦游筆記云羊祜峴山墮淚碑前名去思碑今人爲牧吏作碑曰去思蓋用祜故事然誤矣祜碑蓋歿而後作者今一去輒作碑詞兼寓祝頌之意用古背謬沿習久而縉紳先生多不議及何也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

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
時事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卽與國史一例
斷不宜用前代名目○幕府燕閒錄宋畢仲詢著云范文正
公嘗爲人作墓誌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
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
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
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已
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古者諱名不諱字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必諱也古人
相呼直呼其字如子卿足下是也今只稱上一字此猶

不失謙意若別號須全稱而下綴以稱謂爲是

服食訛

一疋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說略云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開素不應言開葦

今人奉齋後食葦輒曰開葦其語未通野客叢書曰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聞暨其營穀羞云爲天家解菜正其義也愚案白樂天有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宏農郡君詩
據此則勉夫之說甚是又東坡詩云太常齋未解則亦
可言解齋

短褐短褐俱有典

金壺字考云史記始皇紀寒者利短褐注一作短一作
豎謂褐衣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
曰豎褐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僅豎之褐亦短
褐也劉向新序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晉書劉麟之拂
短褐與桓沖言話唐書車服志士服短褐庶人以白是
短褐短褐並見子史或以短褐爲典短褐爲俗并謂短
字譌作短者皆夏蟲之見也杜工部詩俱參用

言一
紗帽

杜詩紗帽隨鷗鳥又浪足浮紗帽心解云隱者之冠又朱紱猶紗帽心解云雖仕旋隱也愚案看一猶字自是隱居之服否則難解又李玉谿詩烏帽逸人尋烏帽以烏紗爲之也王摩詰詩隱囊紗帽坐彈碁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又衡山詩紗帽籠頭手自煎正用此惟隱居之服故詩人愛而用之若此然考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則紗帽是賤者之服又北史秦王歸彥平北齊州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皮帽特賜歸彥紗帽是北齊以紗帽爲極貴之服又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

通服折上巾又宋馬縞中華古今注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武德李唐高祖年號是紗帽隋爲貴臣服唐又無分貴賤皆服因友人論千家詩中紗帽句謂是紗幘之誤故引以證之

白衣非必喪服

今之有服者居常則著白色若無喪而白人必怪焉古人則不然野客叢書曰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者著白兩龔傳云閭之白衣戒君勿言注云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日知錄云白衣者庶人之稱處士亦稱白衣

案唐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居蓬衣白之士亦言微賤者之服可知唐世猶然唐制試士衣白東坡試院詩門外白袍如立鵠以鵠喻之則宋亦衣白宋人周輝清波雜志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輝係紹熙時人意宋紹熙後始以白衣爲喪服耳

芙蓉帳梅花帳

金壺二集云梅花帳紙名梅花芙蓉帳擣芙蓉汁染帳見古傳或謂畫梅花芙蓉失之矣

羊車

堅瓠集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羊車

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洒地竹葉插戶冀欲引
羊然羊性很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
車護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輶車金
寶飾紫錦幘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
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武
帝所乘實此車非真以羊駕車也插竹洒鹽殊爲傳會
酴酥酒作屠蘇非是

天祿識餘云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孕恩之飛棟
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
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
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譌爲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

庵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茶不始於吳

又云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爲裁減或賜茶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權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愚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我坐命進茶左右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則西漢時已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動物說

鯢

鯢本魚子見爾雅其細如蠶莊子係寓言往往反物理而言之故曰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猶偈所謂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皆反言以喻之也如魚之大者莫如鱣舟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已屬妄言不可信況有幾千里之大乎卽有之亦孰行幾千里而窮其首尾乎後人不知以小爲大取爲名號其細已甚矣宋玉對楚王問曰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似亦言其至大然此比士位雖小而氣量

之大有如是耳非真謂鯢大也案此升菴之說也然鯢
有二一爲鯨鯢之鯢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
註鯨鯢大魚名疏雄曰鯨雌曰鯢一爲小魚莊子尋常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鱗爲之制注制折也謂小
魚得曲折也又外物篇灌瀆守鯢鮒注鯢鮒皆小魚也
鯢則魚子玉篇又訓大魚非莊子陸德明音義崔譔云
鯢當爲鯨

麒麟是兩獸

鈍翁類稿云按郭注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
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
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

麝香不宜于花

漁隱叢話云少游春日詩却想小庭才日出海棠花發
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
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
應麝香可眠乎

太牢少牢

野客叢書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
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豕
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
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

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稭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鸛鳥非鸛斯

又曰毛詩弁彼鸛斯鸛鳥名也斯者衍詞如曰螽斯鸛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鸛斯失矣愚案如苑彼柳斯豈樹名柳斯耶

鳥鳴嚶嚶非黃鳥

又曰東皋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

入鷺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鷺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僕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白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愚案嚶嚶詩屬之鳥鳴則凡鳥皆可用東京賦屬之黃鸝未始不可惟關關睢鳩本是一句而以嚶嚶屬麗黃則似詩之鳥鳴爲黃鳥矣至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有啼鷺出谷語不止用嚶嚶字而直用出谷遂以誤傳誤唐人因以進士登第謂遷鷺又省試并以早鷺求友鷺出谷命題循襲其誤不典甚矣劉賓客嘉話錄已譏其別無證據爲誤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香祖筆記云趙統伯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蜚鴻是馬

史記周本紀蜚鴻滿野索隱曰蜚鴻蟻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災非鴻鴈也正義曰喻君子見放棄也鄭玄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楊升菴曰注中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螭是龜屬以胃鳴

野客叢書曰東京賦淵游龜螭郭璞謂靈螭能鳴則此
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龜似狷
不知似狷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梓人
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胃鳴者有以胃鳴者螭蓋胃鳴
之蟲

樹蜜非枳椇是蜂蜜

觚賸云

吳江鈕琇著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

溼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橋口詩云樹蜜早
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證
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爲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狀核在
內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

關于早蜂也況蜂以釀蜜繞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銜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何必強援以爲奧博耶

胸臆是蚯蚓從肉旁

居易錄云胸臆音潤蠢蚯蚓也地卽夔州雲安縣而馮元成以爲蟬云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按字書二字皆從肉不從月尤穿鑿無稽。池北偶談云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顏師古地理志注胸音劬予從顏音

兔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觚牘云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

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
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爲兔之雌雄其莖尾無異他
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
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
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爲吐也

雞寒上距鳴寒下嘴

堅瓠集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諺語也驗之皆不然一
老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
其味于翼間

通應子魚

遜齋閒覽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通應侯廟

言一
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說也

植物說

黃花非菊

晉張翰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黃花指春花之色黃者唐人以此句命題試士士子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其數

榮木是梧桐

陶詩枝條再榮又云冉冉榮木上榮是榮華下榮木是梧桐橐鄂皆五見爾雅注人並以榮華解之誤也

日及花非白茛

日及卽木槿花朝開暮落故曰日及見爾雅又見宋史
儒林敏本傳後人改爲白及又變及爲茛無義矣

瓊樹不可比雪

升菴謂瓊是赤玉人賦雪詩相承誤用瓊樹世豈有赤
雪此論甚是王氏塵史亦云然以昌黎雪詩真詩屑瓊
瑰又今朝賜作瓊瓊跡爲用之不審陳懋仁乃引晉唐
二史宋元通鑑三兩赤雪以駁升菴之說然此乃變事
雪色自常白也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古人方正不容徃徃反物理以爲言如屈子朝飲水蘭

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秋
 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云云者猶賈誼賦所謂鉛刀
 爲銛張平子賦所謂蕙芷不香卜居篇所謂蟬翼爲重
 千鈞爲輕皆反言而非實言也西清詩話云歐公見王
 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
 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
 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云云歐九不學
 之過也夫歐九豈不讀楚詞者哉介甫自誤解耳案高齋詩話謂是坡公事天下惟黃州菊落英故貶公至黃州漁隱叢話曰余于六一居士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不知何從得此二句詩王勉夫云歐公譏荆公得時行道三代以
 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欲荆公自觀物

理而反之于正耳愚案此說最得離騷本旨解歐詩亦得言外之意。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謝疊山云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餐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或又云詩之訪落訓落爲始意落英之落爲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衰謝豈復有可餐之味又西谿叢語云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離騷餐落英言食秋菊之葉也據玉函方甘菊三月上寅采葉名曰玉英是葉亦謂之英也愚案謝說得言外騷人忠厚之意洪與或云解落字亦好西谿說亦頗直捷而菊英之不落則其論一

也

游龍

游龍草名卽水荇一名鴻鵠生水澤中枝幹膠屈著土便有根如龍故淮南子曰屈龍洛神賦婉若游龍以水花比水仙也集傳云龍紅草一名馬蓼生水澤中游枝葉放縱也或以爲蛟龍之龍者非也

盧橘非枇杷

北人凡言黑皆曰盧盧溝溝水黑者也盧橘亦是橘之色黑者非枇杷也海錄花木志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張勃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

月于樹上覆裏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卽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非常橘也愚案唐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上林賦盧橘夏熟則其冬花夏熟可信無疑枇杷亦冬花夏實故人以當之不知盧黑也世豈有黑枇杷乎葛立方韻語陽秋云上林賦盧橘夏熟若是枇杷則下文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之品此論甚明白了當考廣州記盧橘皮厚味酸大如柑至夏熟土人呼爲盧橘據此益徵枇杷之非李白詩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使南海詩盧橘花香拂釣磯東坡詩盧橘是鄉人又盧橘楊梅尙帶酸皆未言是枇杷至參寥和東坡詩有紅紫千葩盡甘酸萬顆新句枇杷花並非紅紫

味亦不是甘酸意盧橘惟秦楚巴蜀嶺海之地有之吳越齊魯燕趙之地無此物也

茶茶

居易錄云今人以古無茶字遂欲混茶茶爲一非也觀賈思勰齊民要術末卷茶茶二條分載了然又云爾雅曰荼苦菜可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山田苦菜甜所謂莖茶如飴又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云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苦茶齊民要術引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睡前人乃謂古無茶字以茶卽是茶大謬愚案漁隱叢話引爾雅檟苦茶一條茶皆作荼野客叢書謂詩誰謂荼苦乃苦菜之

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乃茗茶之
茶正桂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茶據兩處所引豈
爾雅檟苦茶別本有誤作茶字者歟

閩州無橘柚止有花棹

又云嘗與蜀士黃文叔嘗食花棹因問蜀有此乎黃曰
此物甚多正出閩州杜詩黃知橘柚來誤矣嘗至蒼溪
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耳有
好事者欲爲子美解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
宜無一活者

交梨非出交州

香祖筆記云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

言二
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
謂交州也

棠棣唐棣是兩種

程午橋

夢星

云

見李義山集棠棣黃花發句注

按爾雅唐棣移郭注似

白楊江東呼爲夫

音扶

移又棠棣棣注今關東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沈括辨夫移卽白楊陸機草木疏以棣爲

郁李嚴氏詩緝云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爾雅所

謂移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今

人常棣多混作唐先儒于此亦無定說戴侗則以爾雅

爲誤分愚謂唐棣常棣當如爾雅分別郭注亦甚明因

唐常音近後人故譌移自是白楊棣自是郁李然今人

家園園中有名棣棠者花繁黃色常棣花白

案郁李花本淡紅開

足後卽近白一種花小者紅色

一棣棠花黃義山所指其卽此耶○周用

霖云宋景文筆記言詩有常棣之花逸詩有唐棣之花
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因唐誤常且常棣
棣也唐棣移也名物疏云唐棣常棣是二種爾雅唐棣
移本草謂之扶移白楊類也又云常棣棣乃小雅所謂
常棣之花也一說唐棣之華一樹輒生二萼如並蒂故
國風興夫婦常棣呼爲麥李一樹輒生二萼兩兩相麗
有同生之義故小雅興兄弟然其說亦渾

案一樹兩萼花必成對而

不同蒂一樹二萼成對而更同蒂說亦不渾

惟朱注與爾雅同南人呼白楊

者唐棣也埤雅其花反而後合凡木之花皆先合後開

惟此花先開後合故偏反也洛陽草木記所載白郁李
花經所載郁李者常棣也詩疏花以覆鄂鄂以承花花
鄂相承覆故鞞鞞而光明也二如亭羣芳譜混而爲一
又誤以常棣爲唐棣因讀語類一條而備載之。愚案
厯觀諸說常棣唐棣白是二物唐棣卽移亦名扶移又
名白楊花開必對而異蒂召南及逸詩所詠是也常棣
卽棣亦名郁李麥李花開亦對而并同蒂子如櫻桃可
食小雅所詠是也朱子注詩亦以唐棣爲移常棣爲棣
與爾雅合而論語注唐棣又謂郁李誤也程午橋引爾
雅常棣又作棠棣恐因李詩而誤徧查字書韻書棠字
無引棠棣者至于棣棠或又別是一種義山詩棠棣黃

花發或係常棣之誤則花不黃或棣棠之誤則字又倒
未可實指爲何也

黃楊厄閏無退三寸之理

東坡退圃詩自注云俗說黃楊一歲長一寸遇閏退三
寸愚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則所長不償所退決無此
理或是一寸三寸誤易倒刻亦未可知

柳花柳絮不同

宋楊伯高臆乘云柳花柳絮迥然不同生于葉閒成穗
作鵝黃色者花也花退旣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
如綿者絮也古今吟詠往往以絮爲花略無分別可發
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憎柳絮白

子綿之句則花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糝徑楊花鋪白
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愚案古有楊白花歌不知
何意豈楊花與柳花有別歟抑從古未有知考者歟

荔以挺出非名荔挺

天祿識餘云月令荔挺出鄭玄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
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琇皆云荔以挺出然則
鄭以荔挺爲名誤矣

芋栗非芋栗芋栗

鮪臚云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芋栗芋栗不
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菴注杜定作芋
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于山居留

宿具餐雜陳野藪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于冬月取實去皴磨而漉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況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王瓜非瓜

金壺二集云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草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菝葜蒲內切同草葵音恰然則王瓜草名非瓜也

優曇鉢

東坡贈蒲澗長老詩優曇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花時一現

耳太平寰宇記廣州產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蓋蒲
潤寺在廣州故公用此但止有優曇鉢花未聞有稱優
曇曇者意公失于檢點因平仄相協不覺有誤遂不起
疑與追和戊寅上元詩石建方欣洗牖廁本係廁牖一
時少加查考故致誤耳

蔓青萊菔是二物

堯峰文鈔云蔓青萊菔兩菜也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
萊菔按吾鄉名蘆菔在北名蔓青非也

藥欄

野客叢書曰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
卽欄猶言圍援案今之園外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

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闢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闢
則藥欄尤分明也僕考漢宣帝紀是藥字非藥字又觀
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唐李
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
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
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買花又曰欄圍紅
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
見漁隱亦引藥爲證

櫻桃不得謂無香

又曰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簾擎初重色映銀
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于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于鼻觀者非香而何愚案宋陳文惠公詩西風斜日鱸魚香張文潛謂嘉魚直腥耳安得有香此又是一理魚誠不可言香而烹之膾之詎無香乎安知不謂西風斜日停舟晚炊漑釜鬻而烹之也文潛恐未得其解

芭蕉

居易錄云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不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蠶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前輩畫之不苟彼身

未到蜀粵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閒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願不得稱樹耶

竹汗不可書字

青谿暇筆曰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于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于竹白則不可改易也愚案池北偶談謂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汗青殺青一也以姚說爲無據予謂竹汗不甚青寫書殊無形跡可見似姚說有理但荆公以生白對殺青則殺字當讀如字且考後漢吳祐傳但云殺青簡以寫經書火炙之說注中誤耳

菁茅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禹貢荊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包茅不入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楚匣盛而貢之哉

萬年枝是櫨樹

天祿識餘云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

也按草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年樹卽此也

雜物詠

玉案非几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案古盃字是青玉盃非玉几也否則梁鴻舉案齊眉義難通矣

金錯刀非刀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紫泥不書字

池北偶談云青谿暇筆云晉朝爲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

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愚案猶今世俗所用印色

甃是甌

金壺字考云書影云陶侃運甃今人類疑是甃不知甌也詩陳風傳甃甌甌也長門賦注江東呼甃爲甌甌

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盧者熱酒之具臣瓚注以爲酒甃非是詳見野客叢書

談柄

金壺二集云溫庭筠詩白羽留談柄注大明禪師每折松枝談論號談柄又武元衡詩玉柄借談空天祿識餘

云古人清談每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近人以口實爲談柄或云笑柄非也

贈策

說略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之以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詞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

槁梧

莊子德充符惠子倚槁梧而瞑循本注云謂琴瑟也今作死梧用非也

鳴榔

矩齋雜記云

本朝施閏章著

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叩舷擊楫

之說非也榔蓋船后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冬以二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泰州湖內或擊木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艸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綠沈鎗

杜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鎗王勉夫謂金鎖甲卽黃金鎖子甲貫休詩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亦用此事又謂綠沈鎗正薛氏補遺所謂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沈甲是也又謂綠沈不專指一物梁武帝食綠沈瓜是指瓜人以綠沈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劉郡賦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古樂府綠沈明月絃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是指弓宋元嘉閒廣州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隨物所指鄭槩詩亭亭孤筍綠沈鎗是指竹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杳此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沈也又謂周竹坡少隱謂鎗卧于苔爲綠所沈甲拋于雨爲

金所鎖甚鑿不通思案沈深也緣沈深綠色也吳曾漫錄亦不取精鐵之說

野馬

說略云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閒之野馬韓偓云窗裡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卽此物也

采思

采思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復思或作覆思其爲字不一或訓網或訓屏其爲義不同古今注采思屏之遺像也雍錄采思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

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疏故曰采恩其制與青瑣類禮明
堂位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一作浮思博雅采恩
謂之屏一作復思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漢
書王莽傳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采恩曰毋使民復思
也宋玉大言賦大笑至兮摧覆思西陽雜俎今人呼殿
棖桷護雀網爲采恩誤顧寧人日知錄采恩屏也采復
也恩思也在門外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之也以上
俱以采恩爲屏者也唐蘇鶚引子虛賦采網滿山證采
當爲網王漁洋池北偶談引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
兔張采恩劉禹錫詩高麗采恩過蛛網證采恩爲網
竊案此二字本從网頭俗從四非网卽網字則本義自

當訓網以殿角護雀網爲累恩亦不得爲非疏屏疏通連綴形類于網故亦可謂累恩至浮思復思等字卽六書中之轉注假借似不必有所專屬是此而非彼也

杉槽漆斛

東坡宿海會寺詩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
王注杉槽漆斛謂浴室也吳鶴亭錫祿云乃浴器非浴室必當時寺中有此詩紀其實王注非是

竹夫人

竹夫人乃竹几也今俗所謂竹夫人者誤東坡寄柳子玉詩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詩贈君無語竹夫人故黃山谷謂涼寢竹器也

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名之曰青奴

樞非戶曰是門關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明曰樞門關非戶曰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關關發則扉開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曰也且曰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敗戶曰何謂不蠹乎

碑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閒者每

墓有四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

古人兵器用銅

古人兵器用銅非用鐵也前人有詩云誰知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殊謬按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毋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則古之兵器用銅無疑、

訂訛類編卷六